# 绝境中的行军计划

■陈菲莹

## 档案启示

盛夏赣南，树木苍郁，热浪灼灼。

走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张复刻的日程表吸引了东部战区空军某部官兵。

那是中革军委在瑞金发布的《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是第一份部署红军长征行动的文件，是一份系统性、全局性战略转移的方案。

“这份表格排布有序，对每一天、每一支部队的任务都规划得如此清晰。”该部二级上士李文峰沿着表格，先横再纵，研究着细密的时间节点和任务划分，不由感慨。

表格背后，是一个个风雨如晦的暗夜——

1934年深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敌军层层封锁苏区，数万红军身陷重围。局势凶险之际，中革军委沉着研判战局，统筹7路兵力，周密排布出连贯完整的转移行动方案。

仅以红九军团为例，行动计划性、科学性、组织性便展露无遗：转移前夕，红军并未急于拔营撤离，而是就地清剿隐患、稳固阵地、常态开展军政训练，牢牢守住后方根基。10月11日起，部队梯次收拢，向预设集结地域有序机动；14日全面完成渡河物资、人员编组、战备核查等筹备工作；17日深夜依托夜色隐蔽渡河，悄然突破敌军封锁线。突围之后，他们持续派出兵力前出侦察、袭扰牵制，以侧翼掩护拖住敌军步伐，为中央主力部队纵深挺进、跳出包围圈创造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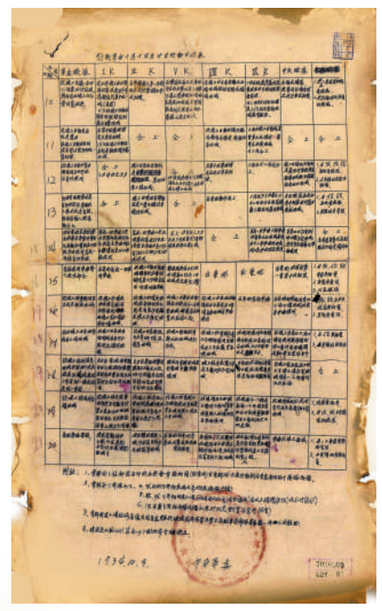
薄薄的日程表，承载了千军万马的调度、生死战局的考量。一时间，在场官兵无人言语，心底却不约而同生出感慨。

“表格条理分明、权责清晰，充分表明，哪怕时间再紧张、情况再危急，红军仍不忘制订具体周详的行军计划。”中士谢万宋分析道，行动日程表有章法、有标准、有纪律，文字虽简练，但十分具体，附注部分还详细规定了行进阵式和战斗分界线。同时并未束缚一线活力，各部队可结合当面敌情自主研判、临机处置，利用待机间隙补强短板、抓实训练。

“组织性、计划性是行军的重要保证，这一经验，是在战火中炼出来、血水中泡出来的。”说到这里，训练科参谋滕跃想起了单位以往组训时走过的弯路。

此前备战上级考核，部分基层单位为快速提升成绩，打破既定组训计划，加班突击复训，不区分官兵能力基础、不兼顾岗位执勤压力。看似训练时间拉长、训练力度加大，实则重难点课目钻研不深、基础能力提升不稳。甚至有的官兵长期疲劳参训，消磨了自主研训的积极性。

“先辈们在生死危局中尚且科学统筹，我们更不能盲目冒进，要统筹有度、不失灵活。”交流中，大家形成共识，这张日程表展现的不只是行军路线，更蕴藏着实事求是、科学统筹的治军良方。运用在如今的训练中，就是要分层制订训练内容、分级设定训练标准，同时针对执勤、保障、驻训等突发任务容易打乱训练进度的实际情况，建立动态调训、错峰补训、每日复盘机制。



中革军委在瑞金发布的《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 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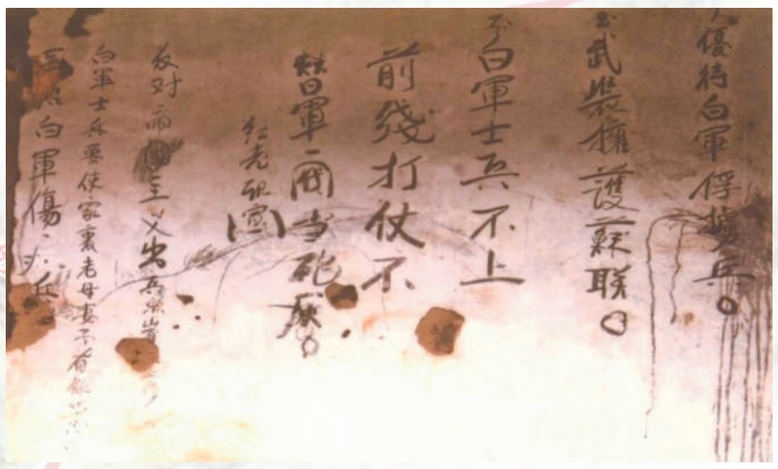
# 讲的是白话，写的是人心

■本报记者 向黎鸣

## 标语背后

“优待白军俘虏兵”“白军士兵不上前线打仗，不替军阀当炮灰”“白军士兵要使家里老母妻子有饭吃”……在江西于都县小溪乡杨屋的墙面上，数十条红军反“围剿”时期书写的宣传标语，历经岁月沧桑，依然清晰可见。

几句大白话，说得实实在在，却直刺白军士兵最痛的软肋。没有高喊“革命”“主义”，字字句句都在泥里生根：“有饭吃”——江西老表最懂饿肚子的滋味；“不替军阀当炮灰”——很多白军士兵只是被抓的壮丁。他们夜里蜷在战壕里想的，无非是老家屋顶漏没漏雨，灶头还有没有米。



红军在江西于都县小溪乡留下的标语。 资料图片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受标语宣传、政策感召，赣南多地出现整班、整排白军士兵哗变，拒绝上前线和红军作战。江西省赤色总工会于1931年颁布的一份宣传动员令里，也有着这样的表述：同志们要注意用一个标语，抵得一支红军啊！

质朴的语言何以迸发出如此惊人的感召力？道理无外乎4个字：大道至简。简，绝非草率敷衍，更不是思想浅薄，而是质朴与纯粹。当时红军写下的标语，每一句都是大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讲的是白话，写的是人心。

“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倘若华而不实、空话连篇，或者孤芳自赏、堆砌辞藻，其结果必然是枯燥乏味的说教，“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

记者不由想到，此前在海军某潜艇支队采访时，某新型潜艇指挥舱中有一条标语——下潜即是战斗。该艇一名领导告诉记者，这是官兵从自发创作的几十条标语中投票选出的，凝聚着全艇共识。

标语上墙，干劲落地。任何的宣传、教育、动员，生命力都在于共情共鸣，有时至简更能至人心，通俗也不见得没有力量。愿我们的训练一线、教育课堂，这样的大白话、实在话、贴心话再多些。

# 告别，是为了重逢

■第76集团军某旅干部 臧乾雯

## 我读长征

前段时间，我部某任务分队圆满完成任务，归建后组织先进事迹分享会。会上，二级上士李连杰提到任务出发前和爱人分别的话：“等任务完成时见。”

“成功之日见。”不知怎的，我脑海中突然冒出红军指挥员李骏在长征途中给妻子钟华英写下的家书内容。

简短的文字，承载着无尽的情愫——1934年，于都河畔，秋风萧瑟，李骏伫立在渡江队伍前列。滔滔河水奔涌，家门近在眼前。师长体恤他离家日久，特许他回家探望。李骏清楚地知道，在渡口附近塘头村的家中，白发的母亲、辛苦的妻子、年幼的孩儿日夜盼望，但自己正组织渡江工作，岂可离岗而去？于是，他谢绝了领导，毅然坚守岗位。

于都河的水，见证了这场盛大的别离。

夜色沉沉，在全师准备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前，李骏终于抽出时间，借一盏马灯伏案提笔：“我已远征而去。何日返乡，无可料之。”尽管前路九死一生，他义无反顾。

“望妻上尊高堂，下抚孩儿，替我尽孝尽责。”李骏写道，“我已立志革命，而现革命尚未成功，我必将继续为之。”寥寥数语，没有缠绵悱恻的离愁，只有朴素厚重的托付，藏着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子的愧疚。

末了，他向妻子承诺：“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见。”然而，这封家书寄出后几个月，青杠坡战斗打响了——作为遵义会议后红军遭遇的首场恶战，战况惨烈万分。时任红三军团某部指挥员的李骏，迎着枪林弹雨带头冲锋，最终倒在群山怀抱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终于到了约定的“成功之日”。李骏的家人等来的，不是一家团圆，而是一纸烈士证书。

今年春天，李骏的孙子李太阳从江西于都启程，来到青杠坡看望爷爷。纪念碑前，李太阳细细擦拭李骏的名字，泪水夺眶而出。90余载岁月更迭，这场迟来的重逢，终于圆了当年未能兑现的诺言。

一名战士与家人的每一次告别，无论多么不舍，转身依旧坚定。我想起几年前，单位编制体制调整，组织安排我带训新入伍女兵。“下次回家，能不能多待两天？”父母依依不舍，我只能紧紧拥抱他们，而后结束休假立刻返回岗位。这不是心肠冷硬，而是将千般不舍、万般牵挂，化作前进的动力。

面对全新编制、全新队伍、全新模式，训练压力与管理难题接踵而至。要在单位体系重塑的关键时期，带好我旅成立以来的第一批女兵，我感到压力不小。每当迷茫困惑时，李骏的抉择与坚守便浮现在我眼前。

怀揣这份信念，我坚守一线，倾听心声、疏导困惑、建强队伍……最终，所有女兵以全优成绩通过考核走上战位。

思绪回笼。李连杰的讲述赢得台下官兵阵阵掌声，我在欣慰之余，心中充满干劲。李骏自于都河畔出征，长眠于青杠坡阵地，再未踏上归途。比起革命先辈，我们已然幸福了很多——告别，有了沉甸甸的底气；重逢，没有那么遥不可及。他们以生命奠基，让“家国两全”从奢望成为可能。

李骏信中所期盼的“成功之日”早已到来，愿烈士英灵能看到，于都河水不再呜咽，而是映着两岸如画的炊烟；青杠坡的焦土早已被草木覆盖，山风里回荡的是欢快的笑声。愿每一个后来者接续奋斗，守好这人间烟火的温度，这山河无恙的晨昏……

## 青春致敬青春

# 年轻的他们，挺起了胸膛

■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干部 彭贤茗

目光触及这张黑白照片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攥紧了——这是两张多么青涩的脸庞，这是两个多么单薄的身躯。他们并肩站在青砖墙前，眼神透着与年纪不符的刚毅沉静；他们的胸膛并不宽厚，却仿佛承载了千钧重量。照片上方，模糊的字迹依稀可辨：1934—1935年，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留念。

他们是谁？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带着敬畏，我一头扎进红色史料，终于“认识”了这两名战友：来自于都沙心乡的红军战士朱志楚、邱丁波。

1971年，朱志楚写信和家人分享革命经历，并附上这张照片：“左边高的是我，右边那个矮的是高屋大塘村人，他是邱永芳同志，是我的老战友，他上月还来我家呢！”邱永芳正是邱丁波的曾用名。

能和老乡一起走完长征路，他们是幸运的。1934年10月，86000余中央红军将士集结于都河畔，星夜渡江，踏上漫漫征程。而当时仅有3000余人的沙心乡，便送出1200多名子弟投身红军，留下姓名的烈士就达418人，还有37户惨遭灭门。

迢迢征途，雪山草地，浴血苦战，最终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仅7000余人。朱志楚、邱丁波是绝境中幸存的勇士，也是无数长征将士的缩影。

照片中，那褪色的粗布军装、磨损的草鞋，无不透露出这是一场艰苦的行军。我反复端详，忍不住遐想：拍摄这张照片时，或许是一场恶战后的短暂休整，或许是借宿村落的半日安宁。他们掸去身上的征尘，理好皱巴巴的衣襟，在这面砖墙前站得笔直。在朝不保夕的征途上，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走散、会不会牺牲。

忽然，一个念头击中了我：他们从于都出发时的年纪，比我刚到于都时还小上几岁。2022年夏天，我从军校毕业分配到于都，成为一名基层排长，从长征集结出发的地方开启军旅生涯。同样的青春年华，同样的于都出发，却是两场截然不同的“长征”。

记得第一次前往长征渡口参观见学，望着眼前平静的河水，我心中感慨万千，那一代年轻人心中究竟得多么坚定，才撑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先辈们的长征路，是山河破碎时的向死而生。前路茫茫，脚下是雪山草地，身后是追兵炮火，生死只在一瞬间，他们却以血肉之躯蹚出一条民族救亡的胜利之路。

新时代长征路上，很少直面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也没有了饥寒交迫的绝境磨砺，但前方依旧有使命召唤——那是政治整训中深挖思想根源、肃清流毒影响的“思想淬火”；是正风肃纪中紧盯贪腐积弊、纯洁内部关系的“反腐较量”；是在抗洪抢险堤坝上转移群众、逆行为民的默默坚守；是爱民助民、解难帮困的接续奋斗……

在记述伟大长征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埃德加·斯诺这样写道：“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

故事活着，精神便活着；信念不朽，血脉便不朽。每一代革命青年，都应当为此奋斗不息。

（曹先训整理）

来自于都沙心乡的红军战士朱志楚（左）、邱丁波合影留念。 资料图片

一双绣球草鞋（油画）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提供

## 铁血丹青

# 草鞋踏破关山月

这幅以长征为主题的油画“C位”，不是英勇的红军战士，而是一双简朴的黄麻草鞋——这是红军战士谢志坚从于都出发长征时，他的未婚妻孙春秀连夜赶制的。艰难的战争岁月里，草鞋就是谢志坚心中的慰藉，陪着他闯过一个又一个硬仗。

“那年秋天成熟的草，在青色转黄的十月，编织成一双草鞋，将它放在掌心，走回出发的那天……”一双双草鞋，是温情的象征，也是意志的注脚。长征途中，许多同志草鞋磨烂后，用破布条绑在脚上继续走，脚板上的血和泥混在一起，踩在砂石地上，一步一个血脚印。

寸寸土地浸染着鲜血，却没人回头、只顾向前。乐观积极的战士们，还给草鞋起了个颇为气派的雅称：量天尺。最普通最常见的稻草，自然不能“量天”，但编成草鞋穿在红军脚上，便能丈量湘江的血浪、草地的泥泞，丈量一道道雄关险隘——哪怕是天，也敢量一量。 （王博）

于都